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劉枋自選集

28

I217
0240

股份有限公司

28 刊叢學文新國中

劉 枋 自 選 集

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印 行

劉枋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28

著者：劉枋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永裕印廠
地址：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
發行所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一八號
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地址：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定價：精裝：七〇元
平裝：四〇元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初版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八五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





我是個不會寫字的人。記得
幼時初學描紅，不但紙上塗
鴉一片，手臉也均染墨如漆，塾
師乃搖頭而嘆：「孺子不可教也。」
我十分肯承師訓，自是絕不
練字。這些年來，從未恭恭
整整的寫過一行字跡。過去
投稿，曾蒙文章可取，字跡拙
劣，定是抄襲之寃，如此手跡，
曷足示人。

目
錄

素描	素描
生活照片	生活照片
手跡	手跡
自傳	自傳
我的註解	我的註解
父親，原諒我	父親，原諒我
我	我
南臺灣・鳳凰木	南臺灣・鳳凰木
柳	柳
川端橋下	川端橋下
一	四
九	四
元	四
七	四
四	四
四	四
四	四

旅之侶	三
水泊村裡	六
我們的故事	七
逝水	一〇七
未完案的愛情	一九九
北屋裡	一八三
茶之夢	三二
迴瀾	三七
那年	二四七
作品書目	
作品評論引得	

自傳

我，平凡的我，平凡的大半生，無可爲傳，只能記記流水帳而已。我祖籍山東省濟寧縣，民國八年，歲次己未，舊曆二月十五，生於歸綏（綏遠）新城，時先父劉公諱毓漳，任綏遠省地方審判處處長職。塞外苦寒，幼時隨俗飲羊奶，吃駝肉，穿狼皮，長成了一個粗壯的女娃子。

母親王汝舟，是我鄉才女，工詩事，常擁我於懷，口授七言五言絕句，故在目不識丁之時，已能背誦千家詩數十首。

五歲隨父宦遊，自北而南，至江西，曾識廬山真面目，但苦於無記憶。

六歲開始從堂伯「仙洲大爺」學讀方字，他老人家裁紙方寸，日寫十枚。未經年，已知字三千。爲了學有所用，乃頗嗜閱讀，破報紙，爛冊頁，只要印得有字，就是我的精神食糧。偶得聊

齋一卷，雖不全通文義，但已得故事大概，書中鬼狐，都成了我的朋友，因之，幻想連綿，夜不安枕。失眠症在我是從小有。

八歲，堂叔教讀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，對「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」等課文，過目成誦，堂叔目我爲神童，因他不知我早已有三千字在腦中。

其後兩三年間，母親病逝，父親再娶。時軍閥內鬨正緊，北伐大軍未興，父親工作無定，家庭四處流徙。我雖未正式入學，但在家中已頗派用場，是繼母的簿記員兼秘書，每天寫日用帳，模仿尺牘也會代她給父親寫信，大書「夫君如晤，愚妻檢枉」等等。

十歲時「家在北平」，新正元宵節後二日，正式拜師入塾，老夫子王香九先生並不多烘，課論語爲我啓蒙，當年中秋，讀竟四子，繼誦詩經。

十一歲暮春時節全家返濟南，老師不能隨行，但力勸父親送我及弟妹等入學校。故甫抵歷下，就請了一位安小姐爲我們補習算數及小學中其他功課。當年暑假後，即考入濟南市立第二小學五年級。初入學校，一切新奇，史地各科，均極易懂，數學更是獨具心得，爲難的卻是國語，因我不會寫白話作文，提筆之乎者也，使老師看了搖頭不已。

學期末半，父親又於任所函召家人，只好隨母前往。「九一八」後五日，再插班山東省定陶縣立第三女子高小一年級。第二年端節前，父親調職，眷屬被遣回濟南，時離暑假已近，只好「

失學」。當時受堂姐若蘭鼓勵，買回一本算術難題三百解，自行鑽研，又飽讀冰心寄小讀者等書，每三日自命題，自寫自改作文一篇，出了兩個多月的汗，暑假後居然以同等學力考進山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。

中學比小學又好玩多多，各種球類，引我入迷，運動當先，功課自然落後，第一學期除了數學，一切吃丙，學年終了，英文印紅。

不怪自己不用功，反恨學校太無情，轉學去吧。

初中畢業於濟南私立齊魯中學，高一仍讀原校，高二轉學濰縣私立廣文中學。基督教會學校，讀書風氣甚好，住在校內，想不用功也不行。夜半在被窩兒裏開着手電筒看約翰克利絲朵夫等名著，曾使我馳名全校。

二十六年冬日寇據平津，攻山東，學校流亡，我隨父輾轉至天津，借讀於法租界的私立廣東中學，成了該校高中第一屆的畢業生。廿七年，考入北平私立中國大學，讀化學系，只為表示自己不是智慧不夠的笨女生，並非真心喜愛科學也。

三十年十一月奉父命與黃公偉君結婚，在家為小婦人，出外仍女學生。

同年，北平一羣熱愛戲劇的人，組織「四一劇社」，我應邀參加，第一個戲演出曹禺的「北京人」，擔任其中女主角，雖然曹禺後來是共匪的奴才文人，今日提當年「光榮」事已不光榮，

可是當時的確小出風頭過。

三十一年邁出最後一道校門，三十二年春生子黃季欣，三十二年秋携子回娘家，把兒子和奶媽交給老母親，然後隻身遠奔抗戰陣營。

由陷區至後方一路艱苦，抵西安舉目無親，先投戰幹第四團，遇舊友公孫熾，見他並不得意的模樣，乃改變主意，臨編（編隊）脫逃。

偶然機會，蒙第八戰區第一軍一六七師李參謀長賞識，携我同返部隊駐地——陝西邠州，派任政治部幹事，許掛少校銜，作文宣工作。編壁報、演話劇，一切不在話下。軍中生活雖苦，可是身穿戎裝，每日上下花葉山，徘徊水簾洞，赫赫「女官長」，也頗足慰。

三十三年春自行解甲歸長安。在潞河中學謀得教職，同時與當時劇藝名流冷波、范里、趙曼娜、周婷等籌組「西北舞臺藝術協會」，（記得卜少夫先生也曾是理事），借長安市上南苑門大街三山劇院作長期演出，上演的戲有「黃金萬兩」、「少年遊」等。大家在後臺吃鹹菜冷饅，睡麥秸草堆，其苦不堪，也其樂融融。

勝利狂歡後，由西安至寶雞，任西北工合子弟學校教導主任，兼寶雞縣婦女會秘書，又蒙當地「西北業餘劇社」邀與合作，演出「寄生草」、「結婚進行曲」、「柳暗花明」等劇，現在的邵氏明星黃宗迅，是我們那時的臺柱小生。

三十五年盛夏復員至南京，先隨楊慕時神父主編京滬週報，再兼益世晚報副刊編輯。又兼課於新生小學，不計職位高低，但求增加收入，只爲希望能對父母盡菽水之養，然人願卻未能盡隨。

三十六年秋初，離首都，返天津，省視身在囹圄的老父。三十七年暮春時節，父親經最高法院宣告無罪，洗清因有三子女奔後方，在日本憲兵隊受足酷刑，出而虛與委蛇的漢奸之名。送老父飛返故鄉，即由津之平，在北平居有屋，生活無虞，偶然爲臺灣全民日報寫點通訊，換個北平特派員的職銜，總算不是無業遊民。

三十八年初北平陷匪，紫禁城外一片腥紅，古都不再是人間樂土。想盡方法，取得「路條」，於四月四日向天壇揮揮手說了「再見」。

經七晝夜的跋涉，第一站抵濟南，家中房舍盡毀於大半年前的「巷戰」，父母生活無依，當時曾願犧牲自己一切，只求能留下來奉養二老，但，雙親不敢相留，也不忍相留。「能逃命還是逃命去吧。」一個拿着到「蔣區」去「路條」的人，沒有不走的自由。

走膠濟路，是「走」而非乘車，過紅石岩，經青島而上海，三十八年五月一日，中興輪載我進了基隆港。

爲全民日報寫了兩萬多字的「逃亡北平」，是來臺後的第一篇作品，可惜沒有剪存。

五月六日走馬上任擔當了全民副刊的編務，副刊名字曾三數變，內容則一貫以文藝為主。報紙銷路不廣，外稿不多，用不同筆名，寫不同筆調的短章，真給了我練習寫作的好機會。敝帚無可珍，那些作品也從未收集。

三十九年初由各報副刊編輯聯誼會發起籌組文藝協會，我是發起人之一，後來因社方編輯另有新人選，我被炒魷魚，中國文藝協會成立那天，就連個會員也沒混上了。

賦閒了一整個夏天，光復節的次日，才獲得臺灣省新聞處電影製片廠的小職員的工作，廠長王紹清，總算還另眼相看，可是，幹收發，管檔案，抄抄寫寫，均非所長，勉強支持一年，終於自請辭去。

因三十八年秋曾參加臺灣教育廳一些戲劇工作者的演出，擔任了清宮外史西太后一角，閒下來之後，不免又去玩戲。前後演了什麼「八仙過海」、「碧血丹心照漢青」等，四十二年春，農教電影公司陳文泉導演來邀請參加「美麗寶島」的拍片，於是也嚐試了一下水銀燈下的甘苦。遺憾的是腹中這一點點的墨水，竟潑滅了明星夢。

四十年冬穆中南兄計劃出一本驚人的大型純文藝刊物，我被選作主編，其實是關起門來自封官，穆兄自任發行人，王藍兄當社長，我們鼎足而立。

四十一春「文壇」創刊號問世，內容可以說值得令人一驚，而我們的意見與爭執也值得令人

一驚。我這主編幹了一年，出了七期。王藍的社長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卸任的，因為穆兄有塊三角地皮，財大氣粗，理所當然，獨霸文壇了。

四十二年六月，與黃公偉君正式離婚，穆兄鼓勵我專心致力寫作，但煮字療饑的日子畢竟不好過，十月初，還是到臺灣省婦女會去當了文教組長，每月拿點薪水，安定生活。也就在這段時間裏，蒙張公道藩推薦，及當時中廣公司節目部主任邱楠先生提拔，特邀撰寫廣播劇本，與趙之誠、朱白水諸先生輪流執筆那每週一劇。前後兩年，大概寫了三十幾本，但現存者僅編入選集的「陋巷天使」等五劇而已。

四十四年由省婦女會轉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」工作，乃追隨老上司呂錦花，為蔣夫人領導的機構效忠也。在婦聯會一口氣幹了九年，工作之使，跑遍了金馬澎各地，環島遊更是每年必行，見聞雖增長，寫作沒進步。

五十二年十月，因嚴重的失眠症，需長期靜養，是辭職的理由，其實是幹膩了想偷懶。只顧任性而為，忘了吃飯要緊，每日所需如全賴筆耕，實較任何工作都苦。

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錐的人其實是閒不起的，謀不到另外的一枝棲，只好隨時打零工，這種饑飽無定的日子，竟然一挨又是十多年。

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為委員，中央電影公司聘作編審委員，以及中國婦女寫作協會

選爲常務理事兼總幹事，這些名銜都很榮譽，而榮譽和麵包並不成正比。因此，不免有時會毫無風度的說：「我有職無業，有事作沒飯吃。」

所幸天無絕人之路，當「筆耕」力盡之時，有人教我改行去「舌耕」，在一兩個私立學校擔任十幾小時的國文，每月所入也還夠買饅首之用。一位「好友」說：「她大概只能教教初一」，其實，我倒還真的是用高三國文課本曉學生，周何博士的各種大作，並沒難倒我。使我難爲情的卻是，以我望六之年，雜在很多穿迷你裙的女老師行列中，聽她們談柴米油鹽。

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成立，因退伍軍人兼寫作業的女性太少，於是我這多少年前的逃兵，就很榮幸的當起「執行委員」來了。委員當然是榮譽職，不過我仍由衷的感謝華欣文化事業中心的最高當局，因他允借給我辦公室一角，經常在地毯上，明窗下，得憑案執筆，隨便寫點什麼。

以上流水帳大概詳矣盡矣，其中僅漏掉一筆，那是民國四十八年元月，以文藝工作者身份，蒙革命實踐研究院調訓，在陽明山上過了一個月的輕鬆又緊張的生活，獲得了「臺灣省建設研究會第三期研究員」的結業證書。

人生不滿百，現在我已半百又五，絕不作千歲之憂的，終日笑口常開，十分心廣體胖。夠了，夠了。

本流水帳截止於六十三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五時。